



在井研寻找春天

(组诗)

李光辉

马门溪龙

既像马
又像龙
这种庞然大物
就是马门溪龙

它的脑袋很小
却在远古的地球上
应附着激烈的竞争
显示出小脑的发达

它的脖子很长
就像伸出的手臂一样
远远地和你握手
表明它的友好

它的胃口很大
可容纳几百公斤食物
仿佛宰相的肚子
能够自如地撑船

它的脚掌很重
喜欢在春天的软泥上
留下清晰的足迹
写出美丽的诗行

虽然现在的茫溪河边
已是车水马龙
但我依然想看到
它在大地上疾步行走

马踏倒石桥

据说修建这座桥的石头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难怪现在看起来
依然巧夺天工

它就像一匹老马
横跨在茫溪河上
驮着两岸的人们
自由地来往

曾经也有一些马帮
拉着沉重的煤炭
从这里经过
留下了岁月的回忆

而今我踏步而来
寻找马蹄的印记
却只看见
石头沧桑的容颜

两岸的草木
已经开始返青
似乎在告诉我
又一个春天正在来临

随春园

我去过随园
和随园主人话过诗
如今我来到这里
却未见到主人的身影

随着那年春天的脚步
他已驾鹤远去
只留下一片井然的屋舍
在时光里静立

走出屋舍的大门
外面的阳光格外明媚
阶前的草芽
正在悄然萌生

水池边的树木
纷纷投下了倒影
仿佛想要唤醒
沉睡已久的浮萍

我恍惚看见
那侍读过的父亲
那侍养着的儿子
在园中携手游憩的情景

他们最喜欢
园子春天的景色
以这一方天地
度过无数个春去春回

纵然春天常有惊雷
他们走在树下
他们坐在亭中
也不会遭到雷击

于书海不期而遇

蔡美美

书海浩瀚,随心而取。读书人寻到自己喜爱的书籍,像是遇见知音,彼此陪伴一段光阴,留下难忘记忆。

周日午后,与书友相约书吧读书。

坐定时,书友笑说:“我们属于老式的阅读者,还中规中矩跑到书吧来读纸质书,而且是自己带书来读。如今的阅读者好多都读电子书,更多的刷视频读。”我答:“可能多年习惯,还是纸质书更亲近。读电子书有点水土不服。”茶水送达后,各自埋头读书。

没多久,进来两位大学生模样的姑娘,在对面小书桌坐下。非常轻的脚步声,说话几乎没有惊动嗓子,而是用气息在交流。一看就是经常到图书馆或书吧的读书人,自觉维护着读书环境的安静与不打扰到别人的礼貌。

一位姑娘起身在她们那一排书架上寻找了一遍,好像没有找到想读的书。返回座位又不甘心,又仔细查看了一遍,还是没有取书。她转向我们这一排书架,想来查找又怕打扰到我们。

我轻轻问她:“你是想找书吗?想读哪一类书籍呢?”

齐刘海下黑宝石般明亮大眼睛带着笑意,答道:“我想读西方哲学类。”

我惊喜地望着她,脱口而出:“西方哲学?你多大了?”

“我读高一。”

高一?西方哲学?想到我高一时期还在读琼瑶和金庸,连西方哲学的名号都没听过。我是多么惊喜于遇见一位想找西方哲学书读的高一女娃啊。

我以为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坐在咖啡店刷视频;我以为读哲学类书籍应是成年人的专利;我以为读电子书群体已经打败了读纸质书群体;我以为高中阶段应该读文学类书籍,其实是我“out”了。

我告诉她:“在这里是找不到你要找的书,我倒是带了两本,可以分享给你读。”并推荐了相关书籍,她仔细地记录着,然后抬头认真说:“我都记下来了。”

对她的喜爱,让我忍不住想了解更多一些她的阅读情况。我说:“除了哲学类,你还喜欢读哪些文学作品呢?”她两眼放光,立刻兴奋回答:“简·奥斯丁!”就像重度追星族说起偶像。于是我们谈到《傲慢与偏见》,谈到《爱玛》。也谈到在学生时代疯狂地多读世界名著是一生受益的事。我们甚至谈到反乌托邦三部曲。

看着满架书籍,想到应该还是能找到想读的书,我和她一起仔细搜寻。指尖滑过一本《呼啸山庄》,她“哇哦”一声狂喜,飞快取出抱在怀里,差一点跳将起来。这是她唯一一次开嗓高分贝说话,于书吧环境的小小失态之举,恰恰是寻到心爱书籍的至喜之态。此刻“世间至乐莫若读书”具象化了。

我不免想到自己中学时代第一次被课外书籍吸引的情景。暑假里整天关着房门读小说,直到吃饭时才出来。妈妈看到我哭红的双眼,惊讶不已,欲言又止,以为我遇到“成长的烦恼或者少女的忧伤”。其实我是在读琼瑶阿姨的《彩霞满天》,心里高呼“天啊,居然有这么好看的书。”我当时的红肿眼眶与心底的高呼,与眼前这位高一女孩脱口而出的“哇哦”,在此刻重叠,读书的感受如此相通。

女孩主动加了我微信,她的微信名正是“简奥斯丁”。

刚出炉的2025全民阅读报告中,全民阅读量比去年增加0.21%。我想这新增的0.21%中,一定有“简奥斯丁”的一份存在。

于书海不期而遇的彼此欣喜,令我们忘了年龄差。从她身上我看见了曾经的自己,可惜当年缺乏获得书籍的渠道,学到的知识也贫乏。如今,赶上“2026全民阅读年”好光景,书海浩瀚,随心而取。读书人寻到自己喜爱的书籍,像是遇见知音,彼此陪伴一段光阴,留下难忘记忆。

就像这个周日午后的书吧,我遇见“简奥斯丁”。

老霄顶上银杏黄

琥珀·颖

这零星的、铺天盖地的黄,分明是另一种更为盛大和静默的美。它不张扬,却更具力量。

时光好不经用,从烟火气满满的美食“地标”牛华镇来到市中区生活,一晃都快23年啦。

每日在城市中两点一线穿梭,一有时间都奔向了诗和远方,却极慢脚下脚步去细细品味与我日夜相伴的嘉州古城之浓厚底蕴。

于是乎,阳光午后,我决定放下琐事,奔向那座既熟悉又陌生的老霄顶,赴一场银杏与冬日暖阳的约会。

从黄家山入口进去,沿着石阶缓缓而上,这座曾被当地人称为“高标山”的老霄顶,千年历史光阴仿佛徐徐回望。这里不仅是古嘉州城的制高点,更承载着从北周时期便开始书写历史。

行至山顶,古建筑群便跃然眼前。万寿观、万景楼、灵官殿……其中,万寿观是乐山城仅存的明代建筑,重檐歇山式的屋顶,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庄重。而万景楼则因南宋诗人范成大“题作西南第一楼”的诗句而闻名。静立于楼前,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文人墨客在此吟诗作赋,看“左披九顶云,右送大峨眉”的豪情。

老霄顶银杏树上的叶子零星挂着,更多的是那厚厚的、金灿灿的一地落叶。

阳光透过稀疏的枝桠洒下来,光斑在金黄的地毯上跳跃,仿佛给这些沉睡的精灵披上了最后一件华服。

若是早来一些时日,或许能看到银杏最繁盛的模样。但此刻,我心中竟无太多遗憾。这零星的、铺天盖地的黄,分明是另一种更为盛大和静默的美。它不张扬,却更具力量。

风起时,又见几片黄叶悠然旋落。它们不紧不慢,从容完成此生最后一次飞舞,然后安然归于尘土。

如此景象,不由联想老霄顶的历史,万寿观的明代风华,万景楼上的诗词歌赋,多少繁华都已随着岁月流淌而去,但它们都曾灿烂过。就算千秋后世,仍会广为流传!

生命里的许多美好,恰如这银杏的黄。亲人的陪伴,友人的相聚,哪怕是一段心情的宁静,都有着各自的“季节”,没有什么会永远停留在巅峰。也正因此,才教会我们珍惜当下,在拥有时全心感受,失去时不必频频回首。

坐在石阶上,看光影在落叶上缓慢移动,感受难得的慢时光在一呼一吸中的悄然流逝。也许我们真的不必错过最佳时节而伤感,眼前的,就是最好的时节;不必为重量的压力所困,放下的那一刻,脚步自然轻盈。

毕竟,活在当下,就是与美好最恰当的相遇。

梅问

杨力

最深的根,总是扎在最冷的土里;最美的花,总是开在最寒的枝头。人生或许就是一场漫长的“凌寒独自开”,我们都在各自的冬天里,练习绽放。

梅花绽放的时候,总想起那个雪天。

那年我刚入社会,从秋到冬,一直奔波在求职路上。那年寒冬,我最希望的一次求职伴随着新年的雪花浇灭了心中的火苗,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我的隔壁,住着一位退休老教师王爷爷,他说你从小爱画画,为什么不带上画笔,去后山的梅林散散心呢?

那天雪大,路也滑。我爬到半山腰时,棉鞋已经湿透,寒气顺着脚底往上爬。可当梅林出现在眼前时,我还是愣住了。

百十棵老梅树在风雪中站成一片灰黑的影子,枝干盘屈如铁,上面却爆出星星点点的花苞,有些已经微微绽开,露出里头浅黄的花蕊。雪落在花瓣上,瞬间融成细小的水珠,像是梅花在出汗。

我找了块石头坐下,摊开速写本。手冻得握不住笔,线条歪歪扭扭。画了十几张,都撕了。那些梅花在纸上看起来死气沉沉的,像假花。“画得不对。”身后忽然传来声音。原来王爷爷也跟了上来,他穿一件旧军大衣,手里拄根木杖。“你在画梅,可心里想的是别的事。”王爷爷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这里堵着,笔就不通。”我鼻子一酸,差点掉泪。是啊,我满脑子都是落魄的事,

哪有心思看花。

但从那天起,王爷爷每天都催促我去后山看梅林。“不要急着画画,多看。”王爷爷反复叮嘱。

我试着放下心结,在寒冬中观察梅树,看她们最细的枝条如何在风中颤抖却不折断;看花苞如何在连续多日的严寒后依然鼓胀;看向阳处和背阴处的梅花,开的姿态有什么不同。

“你知道梅花为什么开在冬天吗?”一周后,王爷爷又出现了。这回他带了本旧书,翻开一页递给我。是王安石的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我念完,他问:“凌寒独自开——这个‘独’,你怎么解?”

我愣住了。以前只觉得是形容孤单。“不是没有伴儿的意思,”他摇摇头,“是说不需要春天的允许,自己就能开。”这话像颗种子,落进我心里冻僵的土壤。

我开始真正观察那些梅树。它们有的长在岩石缝里,根系裸露在外,却依然开花;有的主干被雷电劈去半边,仅剩的枝条却伸向天空,花开得最盛。我忽然想起李商隐那句“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从前觉得是惋惜,现在读出了骄傲:哪怕错过花期,也要绽放。

三九天的前夜,天上下了场冻



连绵雪山

刘满仓 摄

遇见更好的自己

张树林

人生最珍贵的不是永不放弃的执念,而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转身,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澄澈,在取舍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25年的日历已经翻过,这一年于我而言,是生命坐标上值得郑重刻画的年份。

去年初,当手机第一次跳出退休工资到账信息,宣告我的人生正式开启新的旅程。回头望着书桌,乐山市作家协会与乐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两本鲜红的会员证,在春日的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无比欣慰。想起那个在昏暗的灯光下写随笔的少年,那时的文字稚嫩如破土的新芽,却藏着对文学最纯粹的向往。四十多年过去,新芽已长大成树。由于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年的创作有如神助,捷报频频。一篇篇发表的铅字,像是在时光长河里投下的石子,每一圈涟漪都荡漾着被看见的温暖和幸福。

最难忘的是乐山市融媒体中心《新闻天天报》开播20周年热心观众回访。2009年我以实习记者的身份体验采访活动,16年后再次受邀走进电视台。当专题报道播出后,短短十几天,这条新闻在《乐山乐山》APP上的浏览量超过30万,令人喜出望外。朋友们纷纷开玩笑说“你现在成名人了”,让我突然明白——文字与影像的真正力量,是让每个平凡生命都能在故事里

照见自己。

我应五通桥区人民法院的诚挚邀请,前往西坝镇与五通桥城区,参与了公益微电影《归位》的拍摄工作。这部作品以真实案例为蓝本精心改编,聚焦未成年人教育这一重要社会话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教育价值。作为首次“触电”的影视新人,我在片中采用本色出演的方式,诠释了一位兼具政协委员职责与家庭教育专家身份的角色。由于剧组演员均为非专业人士,为确保镜头呈现效果,导演对每一个场景都进行细致入微的讲解与耐心指导,并带领大家反复打磨拍摄细节。当最后一个镜头终于圆满杀青时,夜幕已悄然降临,璀璨的星光如同温柔的指引,照亮了我满载收获与感悟的回家之路。

12年合唱团团长生涯,像一部厚重的书写满了故事,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收藏。作为民间团队,每年自筹资金,成功组织了10届“乐山市新年合唱音乐会”,放眼全省,绝无仅有,团员人数最多时达到118人。这些成绩镌刻着我的付出与心血,让我骄傲和自豪,也让我无怨无悔、倍感荣耀。

然而,荣耀的背后是日益沉重的责任与压力,繁杂的事务占据了太多时间和精力。

一天,我偶然从书上看到“爱自己的黄金理论”“尊重自己的感受,允许一切事情发生,追求个人的成长”后豁然开朗,内心有了答案。于是我果断选择辞去团长职务。在众人的一片惋惜声中,只有我自己清楚:不是退场,而是换一种方式与热爱的事物相拥;割舍负累,不是懦弱,而是对生命最温柔的敬畏。

回望2025年,那些收获的喜悦与毅然的割舍,都化作了生命的养分。在文学的世界里,我依然是那个执着的学徒;在生活的旷野上,我终于成为自由的行者。原来,人生最珍贵的不是永不放弃的执念,而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转身,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澄澈,在取舍间遇见更好的自己。

新的一年,愿我们都能在岁月的流转中,既有低头耕耘的勇气,也有抬头望月的从容;既能在掌声中保持清醒,也能在静默里听见花开的声音。未来的日子,不必追赶时光,只需与自己温柔相待,如此,便是人间好时节。